

从维熙

走向混沌

■ 反右回忆录

■ 劳改队纪事



从维熙

走向混沌

第一部

■ 反右回忆录

■ 劳改队纪事

作家



走向混沌 (第一部)

——反右回忆录、劳改队纪事

作者:从维熙

责任编辑:赵惠中

责任校对:彭卓民

装帧设计:苏彦斌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电话:5005588 转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印刷:北京新华印刷厂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787×1092 1/32

字数:124千

印张:8

插页: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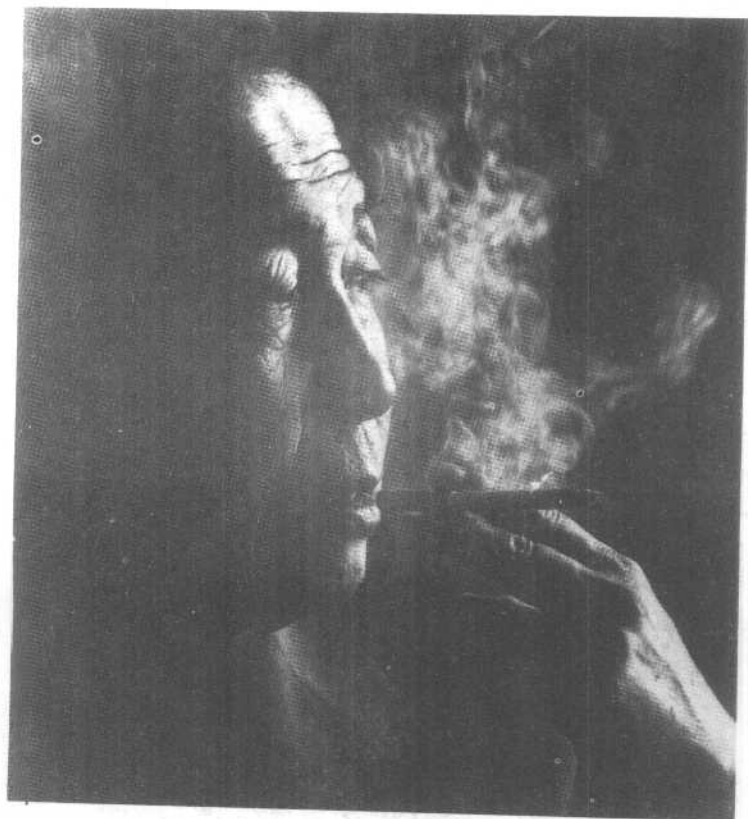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:1989年5月北京第1版第1次

ISBN 7-5063-0288-8/I·287

定价:3.5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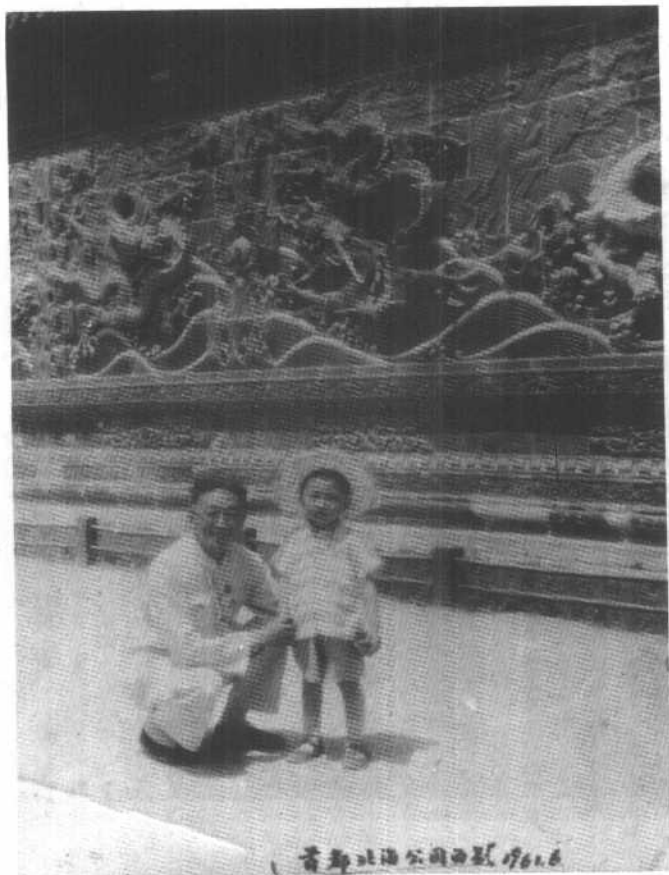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版图书,版权所有,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往事如烟

作者像



六一儿童节， 游玩九龙壁。
 九龙抢一珠， 舞爪相追击。
 倩人拍个照， 公蹲孙旁立。
 寄给儿女看， 一定会发噱。
 一九六一年

父母都去劳改，姥爷张宗麟带外孙子游耍于北海。

承受了巨大
苦难的普通中国
妇女，生我养我
的母亲。

（摄于一九八五年）



一九七九年，重返京华，留影于十米斗室之外。
背后鲜花盛开，人已临近黄昏斜阳。



一九五九年，张沪死里逃生后的夫妻合影。



四只“黑天鹅”，聚会于一九七九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。
从右至左为刘绍棠、邓友梅、王蒙、从维熙。

以简代繁

——《走向混沌》序

《走向混沌》的第一部，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今天引起了轰动，这是我始料不及的。

何故？我梳理不清。想来想去，或许是“真诚”二字的效能吧！当前的中国大陆文坛，躺在席梦思床上做梦的太多，他们本身就缺乏对脚下这块土地的体察和人生的感情积累；又无心去矫正这种先天不足，并以满足于游戏人生、玩弄文字为乐。社会反馈回来的信息则是：这种文字游戏，去见他妈的鬼吧！

赌徒挥金，才子浪情，自古有之，并都自认为那是一种别样风流。我已劳动改造了二十年，一无金银可挥，二无才情可以浪掷；我的生活体察和感情积累，不

允许我“玩弄文学”，只允许我向稿纸上喷血。

当然，这沧桑的历史血痕，不属于我个人，而属于一代立志报效民族，却为此而承受炼狱折磨的知识分子。

从 维 熙

三月二十八日于北京

但丁说：“我不下地狱，谁下地狱。”中国历史上的 1957 年，有几十万知识分子，被戴上右派分子的铁帽，被流放改造于东西南北中。想来，先哲但丁不会感到寂寞了。

毛泽东何以会在当时堂而皇之地开展了“反右”围歼战？这是严肃的史学家们和党史工作者待以攻坚的课题。笔者只能把 1957 年的“反右”记忆，及当时知识分子的命运，真实地写给读者；文中如涉及到今天仍健在的人物，他们如无自省也无须暴跳，因历史常常充当严峻的法官，有时又是责无旁贷的最大被告。

——作 者

0289/04

目 录

以简代繁

——《走向混沌》序	1
-----------------	---

上篇 走向混沌——反右回忆录

寒春苦夏的混沌之初	3
混沌之初到“第十三名”	20
从“状元府”走向“墓地”	40
在高山之谷修筑“宫殿”	68
“四路通”通向了“大墙”	94

下篇 劳改队纪事

从“土城”发配塞外	135
从“土城”押往茶淀	213

· 上 篇 ·

反 右 回 忆 录

寒春苦夏的混沌之初

这是一个短命的春天。

4月11日《人民日报》刚刚发表《继续放手，贯彻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方针》的文章，5月1日《人民日报》又刊登党中央整风指示。就在文章墨迹未干之时，毛泽东在5月15日就写出了《事情正在起变化》，6月8日毛泽东又起草了《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》的党内文件；同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《这是为什么？》，至此，知识分子的苦夏开始了。

1957年的早春时节，知识分子还沉溺在科学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春浪之中，中国几百万立志振兴中华的知识分子，对毛泽东于3月12日《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》（当时的讲话，不是后来发表出来的修订稿）

欣喜若狂。事态急转直下出人意料，直到他们蹒跚蹒跚地踏上条条风雪驿路，才开始琢磨出“阳谋”和“引蛇出洞”字眼中的含义。

大梦醒来迟。他们在改造生涯中殆没着报效民族的才情，磨损着人生中最宝贵的年华，还要不断地写着喊着：

“反击右派是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！”

“我不该反党，我有罪！”

有的装出虔诚。

有的真在悔罪。

但也有的当场就表示了抗议。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《北京日报》一个名叫徐钟师的普通编辑——《走向混沌》理应从他落笔。

当时，我虽然已经步入文坛，但行政关系还留在《北京日报》。记得，批斗徐钟师的大会召开时，正是“香山红叶色更浓”的晚秋时节。我坐的地段，是右派专席。有漫画家李滨声，画家王复羊（原名王复祥）、骆拓、郑熏，小品文家杨凡，记者编辑梁沙军、李道一、唐锡阳、张穆舒、张沪（我的妻子）、丁紫（徐钟师妻子）、赵筠秋、辛大明……虽然，此时我们已经是被当成老虎打过的死猫了，仍被会场的庄严气氛所威慑。

徐钟师是年长我一轮的老编辑了。我和他在一个记者组里共过事。他工作兢兢业业，平日沉默寡言，是报

社里最不显山不露水的人。但是他也被揪了出来，被当作挖出来的右派分子。

他走进会场来了，顿时使我吃了一惊：昨天他低头走路时，浓密的头发还披在额角；此时昂首站在被审判席上的他，竟然成了亮晶晶的光葫芦头。老徐不但剃光了头发，还刮净了脸上平日的胡子拉茬。特别吸引我注意的是，他脱去平日皱巴巴的四兜制服，竟然在这样的大会上，穿起中式蜈蚣扣儿的蓝布裤褂。一种“士可杀而不可辱”的神色，溢于须眉之间。会场死寂了几秒钟后，沸腾起来了：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沉默。

“你是蔑视反右斗争！”

还是沉默。

“打垮徐钟师的猖狂反动气焰！”口号在会场轰鸣起来。

一呼百应，连我们也跟着喊起讨伐之声。

“先整他的态度！”

“叫他低头！”

“这老右派是花岗岩脑袋！”

我的心怦怦乱跳，情不自禁地朝丁紫望去。她面色苍白如纸，嘴唇连连翕动。情绪沸腾的会场，淹没了她的声音。她焦急、尴尬、茫然不知所措。

好在因为徐的态度极端恶劣而会议中途夭折。当愤怒的群众高举着拳头高呼“打倒”、“严惩”之类的口号时，徐钟师竟然连连拱手抱拳，微笑，向群众致谢：“感谢各位关照！感谢各位关照！”没有几天，徐钟师被送劳动教养。案由么，据说是同意大右派储安平的“党天下”谬论，态度恶劣至极。

批斗刘宾雁时，
他的好友跳楼。

其实，批斗徐钟师时，已至反右后期。但在当时，他是我们中间处理最重的一个。具有象征意义的是，报社刚刚落成不久的四楼礼堂，是以新闻工作者协会集会，声讨刘宾雁的右派罪行——刘宾雁的好友戚学毅，以跳楼表演了“士为知己者死”为开端（当然他的死还有其他原因）；徐钟师又以嘲弄反右会场，作为报社反右斗争的收场。

1957年的初夏来得特别早，天进6月礼堂已闷热如蒸锅。斗争刘宾雁那天，正是炎炎夏日，我坐在后排靠窗户的地方，已热汗淋淋。高高个儿大鼻子的刘宾雁，站在被批斗席上不断地抹汗。粗粗的男低音和尖利的女高音组成的讨伐声，正在大礼堂里回荡之际，突然